

宋吳曾纂
能改齋漫錄

第五冊

進步書
局校印

新平知

知學

PDG

能改齋漫錄卷八

地理

宋 臨川吳曾虎臣纂

石頭之名有二

韓退之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詩。故今洪州石頭驛。皆以為証。大觀三年。汪藻彥章為江西提學。作石頭驛記云。自豫章絕江而西。有山屹然並江而出。曰石頭渚。世以為殷洪喬投書之地。晉史及世說。稱洪喬為豫章太守。去都日。得書百餘函。次石頭。悉投之江中。逮今且千歲。而洪喬之名。與此山俱傳。石頭於他書無所見。以圖志考之。唯唐武德中。嘗以豫章之西境為西昌縣。俾縣令治其地。蓋今石頭是也。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詩。則自晉以來。知其為石頭。至退之時。又知其嘗為驛也。其大略如此。後又云。自洪喬而知有此山。至退之而驛之名始傳。然則石頭之名。汪彥章徇流俗之失。竟以為洪喬投書之地。失之矣。予嘗辨之。蓋江南有兩石頭。鍾山龍蟠。石頭虎踞。與夫王敦蘇峻之所據者。此隸乎金陵者也。余考項與蕭勃。即石頭作兩城。二子各據其一。此豫章之石頭也。洪喬為豫章太守。都下人士。因其行。致書百餘函。次石頭。皆投之。蓋金陵晉室所都。都下人士。以羨出守。故因

書以附之投之石頭。謂美去都而投。非抵豫章而投也。後人以美嘗守豫章。而豫章適有石頭。故因石頭之名。號投書渚矣。意者將托洪喬之剛介。以增重石頭。殊不知豫章之石頭。非金陵之石頭。按梁廣州刺史蕭勃。舉兵踰嶺。聲搖江西。新吳洞主余孝頃應之。遣其子守郡城。自出豫章。勃之別將歐陽頔。軍苦竹灘。陳武帝遣周文育總帥唾手而擒。頔時尚居南康。麾下聞之。斬其首以獻。於是孝頃退走新吳。帝遣文育黃法氈討之。文育率眾軍入象牙江。捨州進據三陂。卒為豫章內史熊曇朗所賣。無成功。南康。今虔州也。新吳。今奉新縣也。三陂。今海昏之墟落也。象牙江。今隸南昌。苦竹灘。今隸豐城。江西之江。發源於庾嶺。而豫章承其下流。南康苦竹灘象牙江。蓋通一貫者也。文育自象牙江而趨三陂。以今觀之。正得間道。蓋是時。孝頃居新吳。其子猶據石頭之舊柵。法氈雖受詔見助。而尚駐軍新淦。文育若欲徘徊江潯。縱能擒舊柵之豎子。曾未擣新吳之巢穴。且令屯營於三陂。庶幾法氈順流而應之。則首尾薄戰。孝頃父子。無遺噍矣。不幸奸人得而賣焉。予家江西。往來洪撫之間。又以法氈之為鄉人也。因史冊所書。考石頭之誤。俯江山之形勝。想古人之所以倚伏往來者。則石頭之險。蓋有在矣。而終不得與金陵並馳。豈非所託非人哉。

豫章之名

豫章之名舊矣。在江左者有其地而非郡。在江南者建郡而非春秋之時。吳王闔閭六年。魯定公之二年也。楚囊瓦伐吳。師於豫章。冬十月。起楚。取居巢。又明年。吳將入郢。其謀臣請因唐蔡而西。冬十一月。蔡侯吳子唐侯俱舍舟于淮汭。自豫章與楚夾漢。囊瓦濟漢而陳。自小別而至大別。吳逆擊敗之。五戰而及郢。嘗觀吳都具區。今平江之吳縣也。楚都郢。今富水也。漢水自歸峽接流而為今漢陽軍。蓋視吳為東。九江自庾嶺兆源。而洪州奠其南。蓋視楚為西。居巢。今無為軍也。閻閭之六年。吳人見舟于豫章。而潛師于巢。以明豫章瀕楚。而巢適于吳。故得而潛師也。小別大別。今鄂州之山。漢水視之為東者也。八年。吳人舍淮汭而即豫章。杜氏以為漢東江北地。囊瓦方且濟漢。而陳于小大之別。則春秋之豫章為瀕楚。在江夏之間審矣。或者以六年之師。因豫章以建州。則其地必沿流之所。而洪之為州。蓋沿流者也。八年。舍舟而即豫章。且堅杜氏之說。因以漢東之地為平陸。惟有沿流平陸之異。故以見舟者。江南之豫章也。殊不知吳視楚為西。視江夏為少西。而視洪則南矣。見舟所以張軍容也。安能遠托大江之南。而不近趨少西之地。然則江南之豫章。決無預乎春秋之時。明

矣。

春秋豫章與今不相干

予。江西人嘗考今之豫章。非春秋之豫章。然皆未得其定說也。已具於前矣。最後予讀杜預孔穎達注疏。而後知予之寡見也。按左氏昭公十三年。楚師還自徐。吳人敗諸豫章。獲其五帥。杜預注曰。定公二年。楚人伐吳師于豫章。吳人見舟于豫章。而潛師于巢。以軍楚師于豫章。又柏舉之役。吳人舍舟于淮汭。而自豫章。與楚夾漢。此皆當在江北淮南。蓋後徙在江南豫章。又左氏傳定公四年。蔡侯吳子唐侯伐楚。舍舟于淮汭。自豫章與楚夾漢。杜預曰。豫章。漢東江北地名。孔穎達曰。漢書地理志。豫章郡名。在江南。此則在北者。土地名云。以上皆經傳。與注疏所載。予以杜孔注疏。証江南之豫章。無與于春秋之豫章審矣。漢志雖曰高帝置。但年代濶遠。文字殘闕。無從考見所徙之年月耳。按宋武帝討劉毅。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。豫章口。去江陵城二十里。乃知春秋之豫章。去江陵甚近。與今洪州全不相干。

戲下有兩音

王觀國學林新編云。戲下有兩音。前漢高祖紀。沛公已定關中。羽大怒。使黥布等攻

破函谷關。遂至戲下。又曰。諸侯罷戲下。各就國。師古注曰。戲音許宜切。亦讀曰麾下。衛青傳。韓說為戲下。轉戰。灌夫傳。馳入吳軍。至戲下。師古曰。戲大將之旗也。讀與麾同。又引高祖紀曰。周章西入關。至戲。師古曰。在新豐縣東。今有戲水驛。後漢郡國志。京兆新豐東有戲亭。以上皆王說。予按左氏國語里革曰。幽滅于戲。韋氏注曰。幽王為西戎所殺。戲山在西周。孔穎達曰。戲。驪山之北水名也。皇甫謐曰。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。汲冢書紀年云。平王奔西中。而立伯盤以為太子。與幽王俱死于戲。然則戲之得名。春秋時已著。不始于秦漢間也。據韋氏所引。雖山水不同。要之以戲而兼名山水。古來誠多有之。不可以一為是也。至觀國謂師古不當以旗戲與地名同音。此不足咎。第班固不當稱戲而以下繼之。

巴字山水

宋之問送田道士使蜀投龍詩云。蜀門風勢斷。巴字水形連。又唐人詩云。杜宇呼名切。巴江學字流。然則巴州因水得名矣。予按杜佑通典。硤州巴山縣古杆關。楚肅王拒蜀處。今縣北有山。曲折似巴字。因以為名。此又以山似巴字。何耶。然三巴記。閬水東南流。曲折三回如巴字。唐人有巴字江賦云。初驚蠹蝕。龍舟鱗次於波中。乍若螢

從漁火星分子渡口。乃知山形似已者非。

孟諸

高適封丘行云。我本漁樵孟諸野。又平臺云。孟諸薄暮涼風起。又云。朝臨孟諸野。按春秋左氏傳。僖公二十八年。楚子玉夢河神謂已曰。畀余。余賜女孟諸之麋。杜預云。孟諸。宋藪澤。水草之交曰麋。予按釋地云。十藪。宋有孟諸。郭璞云。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。周禮職方氏。正東曰青州。其澤藪曰望諸。禹貢。豫州導荷澤。被孟豬。孔安國曰。孟豬。澤名。在荷東北。水流溢覆被之宋。則今梁國也。睢陽是已。故鄭氏注。亦云望諸在睢陽。麋。渚通用。

有二中牟

中牟有二。在河南北之間。不可不辨。爾雅曰。數中有圃田。郭璞注云。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。趙世家曰。獻侯即位。治中牟。漢書地理志曰。河南郡有中牟縣。趙獻侯自耿入徙此。又曰。三家分晉。河南之中牟。魏分也。通典曰。滎陽郡中牟縣注云。漢舊縣。有圃田澤。荆河州藪也。趙獻侯自耿徙此。又趙襄子時。佛肸以中牟叛。即此也。北十二里有中牟臺。春秋定公九年。左傳曰。晉車千乘。在中牟。杜預注曰。今滎陽有

中牟縣迤遠。疑非也。予按左氏所謂車在中牟。非滎陽之中牟明甚。杜預疑之甚當。且晉世方分河南為滎陽郡。中牟屬之。此地乃在河南。計非晉境所及。及三家分晉。中牟屬魏。則非趙所得都。蓋趙獻侯治中牟。亦非河南之中牟也。考春秋哀公五年。趙鞅伐衛。圍中牟。論語佛肸以中牟畔。與定九年晉車在中牟。或別是一中牟。當在河北耳。臣瓚漢書音義曰。臣瓚按河南中牟。春秋之時。在鄭之疆內。及三卿分晉。則為魏之邦土。趙界自漳水以北。不及此也。春秋衛侯如晉過中牟。按此之中牟。不在趙之東也。按中牟當在溫水之上。然則臣瓚亦以河南中牟。非北中牟矣。今漢書地理志與通典雜舉而不辨焉。使後學不能不疑也。

石城

王彥輔石城辨疑曰。左太冲謂戎車盈于石城。即金陵之石頭城也。世徒知於此而不知鄆州之得名亦同也。故鄆善長曰。沔水南逕石城。西城因山以為固者。是也。蓋晉羊叔子鎮荊州日所立。惠帝元康九年。分江夏西部。就置竟陵郡。至唐武德四年。置鄆州于長壽縣。是則今之鄆州。昔之竟陵郡也。以上皆王說。予按唐杜佑通典云。鄆州。今治長壽縣。唐代所屬。與竟陵郡同。二漢屬江夏郡。晉宋以來。竟陵郡地。梁南

司北新二州之境。西魏分屬安州。後周分置石城郡。後於石城置郢州。隋煬帝初。州廢。置竟陵安陸二郡。唐併二郡為溫州。後為郢州。或為富水郡。然則彥輔所謂武德四年。置郢州于長壽縣。是不察杜佑所謂後周置石城郡。後于石城置郢州耶。考佐云。隋初廢州置郡。至唐又併為溫州。又為郢州。則彥輔止據後來。不究其本耳。唐書樂志曰。石城樂者。宋臧質所作也。石城在竟陵。質嘗為竟陵郡。于城上眺矚。見郡少年。歌謠通暢。因作此曲。古今樂錄曰。石城樂。舊舞十六人。其曲一云。生長石城下。開窗對城樓。城中諸少年。出入見依投。蓋竟陵之石城。其名甚著。又通典云。莫愁樂者。出於石城女子名莫愁。善歌謠。且石城中有忘愁聲。故歌云。莫愁在何處。莫愁石城西。艇子打雨漿。催送莫愁來。

辨胸臆

韓退之作韋處厚盛山十二詩序曰。不知其出於巴東。以屬胸臆也。洪慶善辨曰。地理志云。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。本萬世郡。義寧二年。析巴東之盛山。新浦。通川。郡之萬世。西流。置天寶元年。更名胸臆。音潤蠢。地下濕。多胸臆蟲。劉禹錫嘉話云。胸臆。蚯蚓也。常至夜江畔。出其身。半跳於空中而鳴。上音屈。下音忍。集韻云。胸臆。在漢中。俗

作胸。臆。非。以上皆洪說。予按西漢地理志。巴郡有胸忍縣。顏師古注曰。胸音劬。後漢郡國志。巴郡胸忍縣。亦只作此忍字。蓋古文借用也。又按杜佑通典。開州。大唐置。或為盛山郡。盛山縣。漢胸忍縣地。以三書考之。蓋開州在唐為盛山。在漢為胸忍也。漢書不著其義。惟劉禹錫以其地出胸忍之蟲。因以得名。禹錫之說。亦本許慎說文爾。說文曰。胸忍。蟲名。漢中有胸忍縣。地下多此蟲。因以為名。從肉句聲。黃朝英云。考其義當作潤蠶。胸如順切。臆尺允切。與洪氏禹錫所音不同。然朝英禹錫慶善三人。偶忘考西漢地理志耳。蓋師古以胸音劬。此不可不辨。

辨濠州字誤

洪慶善辨韓退之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曰。濠。今誤作濠。唐地理志云。濠初作豪。元和三年。刺史崔公表請其事。由是改為濠。取水名也。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。尚為豪。諸本作濠。誤矣。以上皆洪說。予按杜佑通典。濠州。春秋末鍾離子之國。至晉。僑置徐州。安帝時。置鍾離郡。宋齊因之。兼置徐州。梁因之。北齊改為西楚州。隋改曰濠州。因濠水為名。音豪。煬帝復置鍾離郡。唐武德八年。為濠州。或為鍾離郡。然則據佑所言。初不見豪字。兼亦不本於唐。自隋改曰濠州矣。况佑所上通典。在貞元

十年。及稱因濠水為名。濠音豪。其誤甚明。以此知韓文作濠為是。而所以致洪之辨者。地理志之失耳。

辨馮陵字音

開封府馮陵縣。距東京一百六十里。今馮音煙。非是。按春秋左氏傳。襄公二十六年。馮陵之役。陸德明音義曰。馮音偃。然春秋魏唐曰馮。漢曰馮。後漢晉隋曰馮音焉。亦音偃。然則二字通用耳。

蔣廟鍾山孫陵曲衍

唐徐堅其學甚博。所撰初學記載楊雄九州箴。內潤州箴云。洋洋潤州。江山秀遠。蔣廟鍾山。孫陵曲衍。江寧之邑。楚曰金陵。吳晉宋齊梁陳六代都興。按丹陽記。蔣子文為秣陵尉。破賊為賊所殺。故史忽見子文乘白馬。如平生。孫權發使封子文為中都侯。立廟鍾山。因改為蔣山。此箴之所謂蔣廟鍾山也。丹陽記云。蔣陵因山以為名。吳大帝陵也。輿地志以為臺。當孫陵曲衍之傍。故蔣陵亭亦名孫陵亭。此箴之所謂孫陵曲衍也。然雄死於西漢之末。去此二百餘年矣。何以知之。又況於六代乎。予故以潤州箴非雄作甚明。

鏡湖

會稽鑑湖。今避廟諱。本謂鏡湖耳。輿地志曰。山陰南湖。繫帶郊郭。白水翠巖。互相映發。若鏡若圖。故王逸少云。山陰路上行。如在鏡中遊。名始義之耳。李太白登半月臺詩。亦云。水色綠且靜。令人思鏡湖。終當過江去。愛此暫踟躕。則知湖以如鏡得名。無可疑者。而梁任昉述異記。以為鏡湖。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。因得名。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。石畔常潔。不生蔓草。恐不然也。唐陸贄月照鑑湖賦曰。光無不照。故麗天並耀。清可以鑑。因取鏡表名。乃知湖以如鏡得名。審矣。

蜀石牛

禹貢。華陽黑水惟梁州。岷嶓既藝。沱潛既道。蔡蒙旅平。和夷底績。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。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。刻五石牛。置金其後。給蜀人云。能糞金。蜀主信之。發卒千人。使五丁力士開道。致牛於成都。秦因遣張儀等隨石牛以入。遂奪蜀焉。此事尤近誣。蜀人吳師孟醇翁題金牛驛。辨之以詩云。唱奇騰怪可刪修。爭奈常情信謬悠。禹貢已書開蜀道。秦人安得糞金牛。萬重山勢隨坤順。一勺天波到海流。自哂擬金違世俗。庶幾同志未相尤。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。享年九十。

三曲江

曲江有三。枚乘七發云。觀濤乎廣陵之曲江。今蘇州也。廣東有曲江。今韶州也。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。臨曲江之澄州。即長安也。按唐劉餗傳記云。京師芙蓉園。本名曲江園。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。故杜子美詩云。曲江翠幕排銀榜。又云。春日潛行曲江曲。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。今胥山在蘇州。

澧水

酈道元水經曰。澧水經南安縣。又東與赤沙湖水會。湖水北通江南。注澧水也。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詩云。寺門南開洞庭野。殿腳插入赤沙湖。

橘洲

輿地志曰。潭州橘洲。在郡南對南津。常看如在下。及至夏水。懷山渚洲皆沒。橘洲獨在。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詩云。橘洲田土仍膏腴。然橘洲有二處。其一在龍陽。子美之詩所本。乃長沙之橘洲。距州十里。

衡山

東臯雜錄云。余嘗至泰山。見其峯巒。巋然獨出。而衡山七十二峯皆平。謂之衡。蓋取

此說大誤。晉天文志。北斗魁四星。為璇璣杓三星。為玉衡。湖南衡山。蓋上承玉衡分野。以得名爾。故荊州記云。南岳衡山。朱陵之靈府。大虛之寶洞。上承冥宿。銓德釣物。故名衡山。下據離宮。攝位火鄉。赤帝館其嶺。祝融托其陽。故號南岳。以此推之。南岳當玉衡分野可知矣。亦猶長沙嫫女之類。故今山下有銓德觀。

五羊城

高適送柴司戶之嶺外詩云。海對羊城濶。山連象郡高。按南部新書云。吳修為廣州刺史。未至州。有五仙人。騎五色羊。負五穀而來。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。騎五色羊。為瑞。廣南謂之五羊城。又廣州記云。六國時。廣州屬楚。高固為楚相。五羊銜穀至其庭。以為瑞。因以五羊名其地。又鄭熊棋譜。禹雜記云。廣州昔有五仙。騎羊而至。遂名五羊。新書與熊所記同。惟廣州記為異。當有辨其非是者。

赤縣

史記。騶衍著書曰。中國於天下。八十一分。居其一分耳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。赤縣神州內。自有九州。禹之叙九州是也。不得為州數。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。乃所謂九州也。晉書載記贊曰。自兩京殄覆。九土分崩。赤縣成蛇豕之區。紫宸遷龜鼃之穴。唐

有赤尉。謂畿縣尉也。杜子美奉先劉少府山水障歌云。聞君掃却赤縣圖。乘興遣畫
滄洲趣。蘭成華兩縣諸子詩云。赤縣官曹擁材傑。橋陵詩。居然赤縣立。臺榭爭岑
峩。

洞庭橘

世以韋蘇州詩。書後欲題三百顆。洞庭須待滿林霜。以韋嘗守蘇。遂謂太湖洞庭山
產柑橘。并以唐吳融序賦。及王維送人赴越州詩。風樵若耶路。霜橘洞庭秋。蘇子美
姑蘇詩。洞庭柑熟客分金。為據。以洞庭湖為非。其實不然。蓋洞庭見於吳楚。皆產柑
橘。第湖山為異耳。觀襄陽記。李叔平臨終。勅其子曰。龍陽洲裏有千頭木奴。及柑橘
成。歲得絹千疋。審此。則龍陽洲正在洞庭矣。又況晉張華詩云。橘在湘水側。菲陋人
莫傳。劉瑾橘賦云。寄生于南楚。謝惠連柑賦云。傾子節兮湖之區。徐陵詠柑詩云。江
潭間修竹。由古以來。洞庭湖之有橘。舊矣。故柳毅叩橘而書始傳。至若洞庭山之有
橘。不讀唐吳融序賦。未必知其題名也。

赤甲

杜子美卜居于赤甲。故有赤甲詩。卜居赤甲遷居新。又入宅詩云。奔峭背赤甲。又黃
草詩云。赤甲山下行人稀。又自瀼西移居東屯茅屋詩云。白鹽危嶠北。赤甲古城東。

按荊州圖記云。魚腹縣西北赤甲城。東連白帝城。西臨大江。然則赤甲。蓋屬魚腹縣也。

烏石岡柘岡鹽步門

烏石岡。距臨川三十里。荊公外家吳氏居其間。故與外氏飲詩云。不知烏石岡邊路。到老相逢得幾回。又遊草堂寺詩云。烏石岡邊繚繞山。柴荆細造水雲間。又雜咏云。烏石岡頭躑躅紅。江邊柳色漲春風。吳氏所居。又有柘岡。故多辛夷。荊公詩云。柘岡西路花如雪。回首春風最可憐。又寄正之詩云。試問春風何處好。辛夷如雪柘岡西。又贈黃吉父云。柘岡西路白雲深。想子東歸得重尋。亦見舊時紅躑躅。為言春至每傷心。又送吳彥珩詩云。柘岡定有辛夷發。亦見東風使我知。鹽步門。乃撫州郡城之水門。却鹽之地。公舊居在焉。今為祠堂。公有詩云。曲城丘墓心空折。鹽步庭幃眼欲穿。皆紀實也。故烏石岡。柘岡。鹽步門。其名至今猶存。韓子蒼寄居臨川。送鄉人陳亨仲詩云。兒童共戲苦鹽岸。老大相逢烏石岡。

睢陽

應天府南京。睢陽舊地也。近世皆以睢為起音。非也。按左傳。隱公元年九月。及宋人。

盟于宿。注云。宋梁國睢陽縣。又昭公二十二年。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。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。又僖公十九年。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。注睢水受汴。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。以上三處。陸德明皆音雖。

武林山

李翱來南錄云。元和四年。二月戊子。至杭州。己丑。如武陵之山。臨曲波觀輪春。注曰。即靈隱天竺寺。予按杭州無武陵山。當是筆誤。恐是林字。晉書地理志。吳郡錢塘縣。武林山。武林水所出。當是時錢塘屬吳郡。又見前漢地理志。顏師古注。

雲夢

沈存中筆談曰。舊尚書曰。雲夢土作乂。本朝太宗時。得古本尚書。作雲土夢作乂。詔改禹貢從古本。按孔安國注。雲夢之澤在江南。不然也。據左傳。吳人入郢。楚子涉睢。濟江。入于雲中。王寢盜攻之。以戈擊王。王奔郢。楚子自郢西走。涉睢。則當出于江南。後涉江。入于雲中。遂奔郢。郢則今之安陸州。涉江而後至雲。入雲然後至郢。則雲在江北也。左傳曰。鄭伯如楚。子產相。楚子享之。既享。子產乃具田備。王以田江南之夢。杜預注曰。楚之雲夢。跨江南北。曰江南之夢。則雲在江北明矣。无豐中有郭思者。能